

■ 文娱速递

上海写作计划举行  
第二场作家交流会

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参加2015上海写作计划的世界各国作家已经在上海生活半个月有余了。前天,在第二场交流会上,法国作家奥利维埃·罗兰、以色列女作家尤迪特·卡兹逊、澳大利亚作家亚当·纳斯特交流了各自撰写了同题作文《城市之光》。

撰写有《纸老虎》等代表作的罗兰,文章虽然不长,却让他思索了相当长一段时间,从上海的深夜时分写到了晨曦将至。深情地朗诵了自己的文章后,罗兰感慨:“一座真正有生命的城市,其标志便是白昼的喧哗和夜晚的灯光,好比黑夜慢慢将声过滤提纯为光。”他的文章提到了其当年在黎巴嫩驻军时,贝鲁特正在交战时两个城区的情境。“我其实更怀念过往的生活,大家生活在同一个里弄里,有晾晒的衣服,还可以一起聊聊天、说说笑,这是我梦想的。”

作家们的感想,尤其是罗兰的感想引起了交流会主持人陈丹燕的共鸣。她表示,何为城市之光,具体来看可能是霓虹灯,抽象的可能是对城市的保护,“除了真正的灯光,抽水马桶、下水系统也是城市基本运行的保障,也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城市之光。当然还有文化,很多人都说上海是魔都,上海的发展速度确实有很多魔力,但在保护传统和文化遗产方面,我们还需要努力。罗兰他们有这样的感想,说明他们真的在观察上海了,正在深刻感受上海的魅力。”

青春是场《长痛长爱》

本报讯 记者 郦亮 青春文学作家夏七夕日前携长篇小说《长痛长爱》在上海书城福州路店举行了读者见面会。《长痛长爱》最初于2011年在杂志《花火》上连载。《长痛长爱》在2013年首次出版时首印即达到了32万册。这次推出的版本是由夏七夕亲自修订并全程监制出版。《长痛长爱》对我的而言,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任何一本书。”夏七夕对记者回忆,如果说在上一部作品《后来我们都哭了》中,自己想表达的是轰轰烈烈的青春和爱情,那么《长痛长爱》想表达的则是女主角的坚强、坚韧。

《长痛长爱》已有多家影视公司来洽谈版权,这也受到了当下“IP热”的影响。不过夏七夕对青年报记者表示,她不会因为要卖IP,而对影视商作出迎合姿态,因为她写书一向都非常任性。“我对作品改编影视的态度比较谨慎,希望影视版作品能和图书版一样,成为一部比较经典的青春作品。”夏七夕同时表示,如果有时间,一定会参与作品的影视剧编剧工作。

“霸王龙巡展”来沪

本报讯 记者 陈宏 为了摆脱传统恐龙展的限制,国家地理频道跨出大胆的一步,在国内六个城市以最先进的超感官扩增实境技术设计出“超感官霸王龙巡展”,展览首站将于10月1日至16日落户上海港汇恒隆广场。

据悉,该恐龙展将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高科技体验,并逐一拆解关于世界上最著名的恐龙——霸王龙的谜团。观众能在“恐龙零距离”中与恐龙互动;又能在恐龙教室中学习恐龙息息相关的知识。把观众带入栩栩如生的恐龙世界,让观众亲自探索并揭开史上最凶猛恐龙的真面目。

作家成名获奖后屡陷“催稿”逼问  
焦虑下频现“急就章”

青年报记者 郦亮

本报讯 不出意料,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在获得世界著名科幻文学奖“雨果奖”之后已经被无数次“催稿”了。在中国,几乎所有获得了大奖的作家都会遭受这种经历,在读者的观念里,既然能获得大奖,作家就应该不断地超越自己,写出更多的佳作。评论界人士认为,这种“催稿”的心态是违背写作规律的,而“催稿”已经引起了作家们的焦虑,产生了许多令人大跌眼镜的“急就章”。

刘慈欣身陷“催稿”逼问

离8月刘慈欣获得“雨果奖”不到一个月,他所面对的问题已经迅速“换台”。由最初“获奖后是什么感受”到“什么时候能推出新作”。刘慈欣《三体》系列小说的第一部《三体》发表于2006年,第二部《黑暗森林》出版于2008年,第三部《死神永生》出版于2010年。此后就没有写过什么新作。这么算来,刘慈欣已经5年多没有新作问世了。

获奖后的这段时间,刘慈欣一直面对“新作在哪里”的问题。他必须不断地解释,《三体》消耗了他漫长的心理积累,之前花费的心血太多了,所以还没有新作问世。虽然他一直强调这是“很正常的一种状态”,但又同时声明自己“远没有到灵感枯竭的状态,有很多不同的创意,问题是要选择哪一种”。他还说自己“还有希望再创造一个高峰”,但又同时表示“那也只是一个希望而已”。

看到刘慈欣这种比较矛盾的言语,文学评论人郭庆红对青年报记者表示,这说明在“催稿”的重重压力下,刘慈欣已经陷入到一种焦虑之中,“我很担心这种焦虑会打乱刘慈欣的创作计划,使他仓促地推出一些作品,而这些作品原本可以写得更为优秀。如果真那样,对刘慈欣自己和中国科幻文学界都是一种损失。”

作家“犯不着和自己较劲”

对于很多作家来说,但凡获得文学大奖,都会被逼问“下一部佳作在哪里”。最明显的是莫言,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,他无时无刻都在经历着“催稿”的逼问。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《蛙》出版于2009年。

对于这样的逼问,有的作家比如王蒙和贾平凹原本就是笔耕不辍的,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面世,所以也不会感到太大压力。但有的作家就会因“催稿”而仓促推出作品。余华在2005年推出超级畅销小说《兄弟》后,终于在2013年推出了“七年磨一剑之作”《第七天》,但事实证明,此书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打磨,本没必要出那么快。

郭庆红告诉青年报记者,从某种意义上说,读者对于喜爱的作家总是“贪婪”的,他们总是希望作家不断地写出佳作,来满足他们的阅读欲。但问题是,面对“催稿”,作家能否保持一份淡定,能否保持一个按照既定计划前进的决心。记者曾专访过著名作家陈忠实。自《白鹿原》问世后,已经十几年没有新作问世了。面对“催稿”,陈忠实显得很坦然,“我要很悲哀地告诉你,在写完《白鹿原》之后,一夜之间我对小说的创作失去了兴趣。有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,为什么作家写了部长篇,就非要再写另一部,而且水平非要超过上一部。犯不着和自己较劲。”

■ 文化动态



导演试图用话剧演绎名著,引导更深刻的文化阅读。

林奕华挑战:拆了红楼,释放了梦

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

本报讯 在全女班的《贾宝玉》之后,导演林奕华又将带来全男班的《红楼梦What is Sex?》。下月开始,这部剧将在内地进行巡演,并于11月6日至8日在文化广场演出两场。

从《水浒传What is Man?》、《西游记What is Fantasy?》到《三国演义What is Success?》,林奕华的四大名著系列创作贯穿了整整8年。“我做四大名著,不在还原历史,而是通过戏剧思考,除了文学的价值外,这些作品对现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新的意义?”林奕华觉得如果自己再把老故事重说一遍,毫无意义:“通过这四出戏‘阅读’四大名著,不只是文字表象的阅读,而是更深刻的文化阅读。”

相比《贾宝玉》以宝黛之间的情感为主要的脉络,《红楼梦What is Sex?》更多以大观园荣国府的荣辱

兴衰为主线。不过,这一部《红楼》并不是把《红楼梦》原著搬上舞台,用林奕华的话来说,是“拆了红楼,释放了梦。”在他的处理下,全男班演绎的“十二金钗”,既是关于男性原罪,也关乎女性宿命。“《贾宝玉》讲的是花与诗,是万艳同杯;《红楼梦》讲的是罪与罚,是千红一窟。”

此次话剧《红楼梦》的英文名字翻译为“What is Sex”,对此,林奕华表示,性这个字是开放的,性谈的不止是行为,更多的是性命、性格和性别等,“‘性’这件事是从小说里面某些人的焦虑,来反射我们现代人对自我价值的思考。”

林奕华还亲自给《红楼梦》主题曲《似曾》作词,并邀请了台湾金曲奖“最佳新人奖”、“最佳作曲人奖”得主韦礼安演唱。韦礼安介绍说,自己在剧中扮演一个“说书人”的角色,在剧终出现为观众带来主题曲《似曾》。

越剧传人许志英改唱邓丽君

青年报记者 陈宏

本报讯 不少上海老戏迷还记得越剧徐派的许志英,这位当年以一折《宝玉哭灵》一举夺得“苏浙沪越剧青年演员大奖赛十佳”、被徐玉兰收为弟子的越剧演员,10月16日要来东方艺术中心开演唱会。不过,她唱的不是越剧,而是邓丽君的经典曲目。许志英一度被视为徐派最有前途的小生

之一,至今她也对上海感激有加:“我是在这里收获我的第一批戏迷的。”

然而,在越剧事业如日中天时,她突然对邓丽君着了迷,远赴东南亚,并很快被当地华裔邓丽君迷所认可,有了“小邓丽君”的美誉:“我16岁时第一次听到邓小姐的歌,当时我在拍电影,听的是她的《在水一方》,随后我就一直哼唱,着了迷。我从不刻意去模仿她,而是保留了自己的一些特色。”

“魔箭公主”施魔法:乐坏小朋友

青年报记者 陈宏

本报讯 很多女孩子喜欢的《巴啦啦小魔仙》,电影已经拍了三部,近日,片方在沪为《巴啦啦小魔仙之魔箭公主》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。国内当红青春少女偶像团体SNH48空降现场,和经典小魔仙美雪、贝贝会合,乐坏了小朋友们,不过,谈及拍片经历,这些“大朋友们”却是叫苦不迭,扮演魔箭公主凯美莉的赵粤表示:“刚开始吊威亚的时候会吓得发抖,后来还拍到腿部淤青。”

“巴啦啦小魔仙”系列电影拍到第三部,演员阵容也都全新升级,影片制作方邀请SNH48人气成员戴萌、赵粤参与演出,分别在片中饰演“小蓝”和“凯美莉”两个角色,这也是她们登上大银幕的处女秀。首映礼现场,饰演魔箭公主凯美莉的赵粤表示:“一开始以为拍摄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难度,但是没想到里面居然还有动作戏,所以我们经常需要吊威亚,好几次拍摄结束之后发现自己腿都青了。虽然拍摄过程很痛苦,但是现在看到电影上映很开心!”